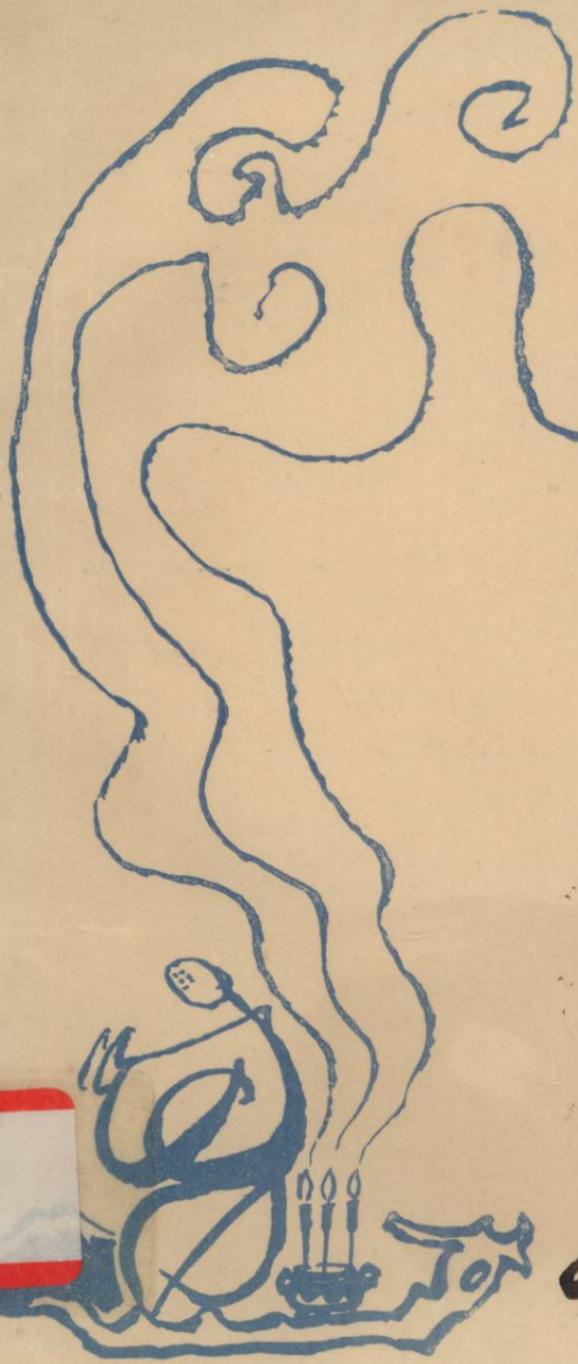


新清集

吳曉邦



舞 论 续 集

吴晓邦 著

中国舞蹈出版社

舞 论 续 集

吴晓邦 著

中国舞蹈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frac{1}{2}$ 188千字

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075—003—5/J.4 定价：4.00元

J70
8909
W

A0084301

104062

舞論續集

4.00

证 号	借 者	借 期	

J70
8909
W

A0084301

号

104062

責任編輯：蒲以勉
題 字：趙士英

目 录

(1)

研究

“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研究会”的闭幕词	(3)
舞蹈分类学初议	(15)
要传统不要传统主义	(30)
谈谈新旧舞蹈	(36)
古典舞和古典精神	(41)
个性·逻辑·格调	(46)
中国现代舞蹈的理论与实践	(51)
现实主义与新舞蹈道路	(57)
谈谈当前的舞蹈创作	(66)

理论创作

谈舞蹈创作上的有关问题	(73)
舞蹈家的良知和责任心	(86)
从舞蹈的技术谈起	(96)
开中国舞蹈学科研究先河	(103)
舞蹈的创作法与编导法	(108)
造型中的情感、性格及时空关系	(115)
民间舞蹈要发扬光大	(122)
乎其内出乎其外	(127)
努力攀登社会主义舞蹈艺术高峰	
斗	(129)
发展繁荣我国少数民族舞蹈	(152)
教学学会上的讲话	(164)

随笔

一个启蒙者的自白	(170)
谈中国民间舞蹈的古今异同	(189)
纪念延安秧歌舞运动	(196)
精心探索、独辟蹊径	(199)
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随感	(202)
杰出的舞蹈家——贾作光	(205)
关于《孔子畅想曲》	(207)
论天才的发现与培养	(209)
通俗舞蹈与艺术舞蹈	(214)
关心关心通俗舞蹈的发展	(219)
对舞蹈作用的再认识	(226)
编后记	蒲以勉(233)

序 言

最近在整理 1986 —— 1988 年自己的论文和随笔时，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些文章里有很多新观点，竟然难以想象自己是怎么写出这章章段段的。我又好奇地想，如果自己不去写而由别人去完成，可能会出现更好的效果，也许我是越俎代庖了？！

写这三十多篇文章，都是我进入八十岁后开始的，虽然身体已不那么灵活，但从这些文章里尚能得到思维仍然活跃的安慰，可以说每一篇文章都是自己经历甜酸苦辣后的经验总结。

当获得第二次解放恢复我的工作后，我排除了十几年来未接触舞蹈的困难，仅用两年时间便在戏剧出版社的协助下，出版了《我的舞蹈艺术生涯》及《新舞蹈艺术概论》的修改本两书。这两本书对当时的舞蹈界震动很大，不但对同行们立志振兴中国舞蹈是一个鼓舞，对我自己更是一次深深地呼唤：呼唤灵魂深处的舞曲，呼唤舞蹈的未来；呼唤起新的信心和勇气。

从 1982 年开始，我即投身于新舞蹈艺术理论创作的教学及研究工作上去。分别在四川、辽宁和浙江、福建等地举办各种类型的“舞蹈理论创作讲习会”，传播我的舞蹈艺术观，激发一批舞蹈界青年人的理论学习和创作实践的热情。在我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所所长职期间，为开设的舞蹈史论第一期研究生班，带领五

名研究生。由于研究生的程度参差不齐，我感到有重新编写教材的需要，后来编纂出版的《舞蹈新论》即汇集了这批教材。1985年为第二期两名研究生的培养，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将“舞蹈学科研究”提到教学的日程上来。当时我边研究边讲课，教学相长，88年出版的《谈艺录》即为这部分研究的成果。

随着我国的开放政策加速了改革的步伐，促使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舞蹈事业发展很快，同时又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舞蹈界的争论，我也是参加争鸣的一份子，将自己的观点、意见、建议大胆地抛了出来。其中“要传统不要传统主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舞蹈分类学初议”、“现实主义与新舞蹈道路”等十余篇，作为本书选入的重点文章。这些文章基本发表在《舞蹈》月刊上，曾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扬抑皆有。我想这些文章不论是起到触动的作用还是推动的作用，都是我的收获。

我也十分清楚自己终究到了耄耋之年，很有些力不从心的感受。不过，我仍然愿与各位舞蹈家成为贴心的朋友，能够经常与大家对话、交流。在此，让我用这本书作为媒介与大家沟通；用这些文章作为礼品，献给我的新老朋友们和未及相识的朋友们吧！

我相信，
舞蹈的星光灿烂，
明天定是个美好的早晨。

吴晓邦

1989年3月

“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研究会”的闭幕词

在我生逢八十之际的今天，能在苏州与大家一同参加“吴晓邦舞蹈思想研究会”，感到十分的荣幸。

从同志们撰写的论文里以及讨论发言中，我深深感受到中国舞蹈理论的新时期到来了。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舞蹈艺术思想的一次深化和对我个人理论工作的鞭策，而且也是推动中国舞蹈理论发展的一次活动。因为中国舞蹈的发展是应该与舞蹈理论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建立起完整的中国舞蹈理论，也是我四十五年前研究舞蹈的初衷。

中国舞蹈理论既成为常青的生命之树，作为培植这绿色生命的园丁就必须让理论工作永远充满活力。尤其在当今，文艺研究领域受到西方高雅文化影响的情况下，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舞蹈艺术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自我更新。理论不更新，艺术就不会发展前进，理论更新是艺术显示自己生命力的标志。

下面我就自己从事舞蹈理论研究的回顾，以及围绕我国舞蹈理论发展的现状，着重谈谈理论更新与突破的问题。

一、回顾我的舞蹈科研工作

我从事舞蹈理论研究，已有近五十多年的历史，回忆起来，它的也开始也并非偶然。1939年我在中法戏剧专科学校中教课，舞蹈如何与戏剧等姐妹艺术进行沟通，成为我当时思考的问题。我又把这个思考作为课题向学生们教授，并把这次讲课的讲义保存起来进行修改，于是“舞蹈与其它姐妹艺术的关系”——我的第一篇论文形成了。有了这个开始，引起我对舞蹈理论广泛深研的欲望，于是象舞蹈的实体、舞蹈的属性等问题的研究便逐渐展开了。在研究中我发现到舞蹈内在的艺术规律是与人体运动的自然规律和人生存的社会规律分不开的，它引起了我对人民生活中的风俗的兴趣，以及对西方各种表现性的舞蹈的注意。我从这些研究中划分出舞蹈的五个种类即：舞蹈诗、讽刺舞蹈、神话或传奇性舞蹈、舞蹈剧、寓言舞蹈，用分类的归纳对舞蹈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通过舞蹈的训练、创作、研究和评论等应用理论方面的研究，探讨到舞蹈的三大要素，是解决舞蹈实体及其综合性的关键问题。对舞蹈的构图研究，我特别下了功夫，因为中国的新舞蹈艺术，要突破封建主义的意识和观念，在构图上一定要树立新的思想。

全国解放后，我完成了全国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的教学工作，并写出了“舞蹈美与舞蹈思想”等论著，1952年出版的《新舞蹈艺术概论》中收集了以上各方面的文章，以及我在1945—1949年国内战争时期所写的部分文章。

《新舞蹈艺术概论》出版不久，我的舞蹈艺术思想开始受到极左思潮的批判，使我从1960年到1978年的十八年中，未能从事舞蹈工作。1979年正式恢复我的工作时，我就立志要把舞蹈理论

的研究工作进行下去。1982年出版了《新舞蹈艺术概论》修订本，是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根据新的历史特点，并通过三十年的实践检验而写的。这本书对我的舞蹈艺术思想是一个补充和发展。第九章“中国舞蹈发展史纲”里体现了自1953年我从事舞蹈史研究中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总之，这本书是我在新舞蹈艺术活动中的个人研究工作上的积累。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使我懂得了舞蹈艺术不与人民生活密切结合是发展不起来的。

1982年以后，我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作法，我在全国几个舞协分会组织的舞蹈创作讨论会上，通过教学激发我的思维，发表我的理论研究成果。这种作法更为生动、活泼，使我紧密地结合舞蹈实践不断的去向新的领域探讨。这部分理论著作，已编成《谈艺录》由江苏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辑并出版。

《谈艺录》里还收集了我近期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舞蹈学科”的初议及分科概说。这原是我对舞蹈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提出的方向性规划。我这次把五个章节带到会议上来，希望同志们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因为这是我国舞蹈发展总体规划，也是一幅宏图，需要得到舞蹈理论家们共同努力去完成的。

回顾我从事舞蹈理论研究的历史，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陷入绝对的孤立。我亲身体会了、感受到了那段不尊重科学民主、颠倒是非、把谬误美化成真理、把真理丑化为谬误的极左思潮的狂飙。那时，不允许我作充分的说理和争辩，而是强加于我，并且还把被扭曲的理论扩散到全国舞蹈界。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党的方针政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调整，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多少年被禁锢的真理终于重见天日，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文艺理论终于得到了解放。文艺在“创作自由、批评自由”的旗帜下，重新享受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之光。从此，全国文艺奔向自由繁荣的局面，打开了畅通无阻的大门。

的道路。

我的舞蹈理论研究工作，四十多年虽几遇曲折与磨难，但是由于舞蹈事业的需要，始终没有真妥协，没有改变我的基本观点，我用马列主义的反映论和方法论来衡量自己的立场，修正我身心不纯的地方。我体会到坚持正确的理论观点，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二、 理论上的更新

我四十五年研究舞蹈理论虽遇到种种困难与挫折，但它证明了中国的舞蹈理论不能只尾随在洋人、古人的后面，而是要有自己的体系，要紧跟在时代的后面不断的更新，随着时代一起飞跃。因此我衷心地希望，这次的研究会，不要只停留在对晓邦舞蹈理论的研究范围里，还须放开步子和眼量，把研究扩大到对当代中国舞蹈的发展及当代新文艺思潮的研讨上去。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舞蹈理论如何更新的问题，但由于年龄所限，我的许多设想已不能身体力行，而是需要靠你们及全国的优秀舞蹈理论家的共同努力。首先应树立起中国舞蹈理论要更新换代的宏观思想，这是对三十五年来舞蹈事业的反思。

三十五年中，我们舞蹈方面无论是谁，都多少受了庸俗的阶级斗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线性思维”的影响。今天，我们既不能排斥政治背景，同时也不能排斥政治这个参照体系，还要充分的尊重反映论。人要超越原来的思维习惯是困难的，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思维上的习惯性才可能超越出原来的框框。当然这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由于过去“左”的论点占据统治地位，使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许多偏差。越“左”越时髦，不“左”不过瘾等等错误认识，这

中国舞蹈发展的阻力。

“革命”的思想下，产生了艺术和政治不分，业务必须服从政治的观念。这好象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所以三十多年来，舞蹈一直处于一花独放的状态。不过事物终究是发展的，一些舞蹈工作者是重新舞蹈上思维旧习惯的“勇士”，开始向保守、落后的陈规旧习挑战。1980年在第一届舞蹈比赛中，出现了很多现代题材的舞剧节目，突破了舞蹈只能在民族、民间的基础上发展的思维定势，并上演了一批有新意的、有一定现实社会功能的舞蹈。这些作品敢于直接的剖析生活，有了远大的眼光，看到了中国舞蹈多样化的出路，看到了多样化的发展才能前进的前途。80年我们的确打了一场胜仗。尽管后来仍出现了一些“画地为牢”的办法，严禁“非民族、非民间的舞蹈”进入歌舞团或院校的大门，企图封锁舞蹈，使舞蹈永远局限于当今人民生活之外；但是这种不允许多样化渗入舞蹈领域的办法，终于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舞蹈的多样化发展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应坚信不移。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但是错误的指导象铁板一样也可以把一切进步的理论僵起来，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都可能将正确的理论缠住。如何冲破封锁和包围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如果理论不从陈规中超越出来，是无法去指导舞蹈的创作、教学和实践的。因此理论的更新是舞蹈整体事业得到繁荣和发展

舞蹈教育理论上突破

从目前的情况看，舞蹈教育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单纯注入式教学法。从另一个方面说，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单纯注入式教学法，基本上是沿袭着作者的习惯思维方式。从全面的角度看，它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舞蹈教育要超越、要更新，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康的问题。每个人在更新中，都要经历超越自身精神蜕变的痛苦，需要自我更新、自我否定。要做到这种超越，就必须打破现有文化上的局限，那种非此即彼的价值批判是绝对不成的，而是需要新的认识。

1983年我曾草拟了一个“舞蹈教育改革方案”但是迟迟没有提出来，因为我觉得时机不够成熟。今年春天，一位文化部教育司的同志来采访，要我谈谈关于舞蹈教育改革上的设想。她将我所提出新的建议，刊在《艺术教育》第三期上，题为《新舞蹈教育学派和它的创始人》。这篇文章，论述了我对舞蹈教育的六点建议、一个方案。其实我论述的建议很普通，只是被人们忘记了三十多年的一些艺术教育的箴言。但它的发表说明在改革的时代里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共存。

我的方案，是根据中国舞蹈的艺术实践的经验而提出的，不是接受了什么人的旨意。其目的是希望我国的舞蹈教育早日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加速改变那种只重技术、不重理论知识的教育方法，当然提方案只是一个方面，还需经受实践的检验。

四、从舞蹈创作理论上超越

中国舞蹈在创作上也长期被旧思想、旧习惯封锁着，所以舞蹈家创作的思路并不通畅，舞蹈创作理论三十多年的发展也不大，这主要是和创作停滞的状态相互关联所造成的后果。

解放初期，舞蹈的发展曾一度只限在“挖掘、整理、加工民族民间舞蹈”的范围里。在这个号召下，全国舞蹈家热烈的起来响应，使这项活动有一定的深度和影响。有些舞蹈家在从事这项工作之中，向人民学习，从民间的风俗中，了解了这些舞蹈的来龙去脉。当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有些舞蹈家已感到单纯

一个整理和加工的不足，欲从中超越出来。但是，由于文艺批评的片面性，使得这些同志在突破封锁中，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受到批判和打击。

随着这一次舞蹈新、旧思想的较量后，舞蹈创作的生命几乎窒息了。接踵而到来的是中国古典戏曲舞蹈、芭蕾舞剧兴起的热潮，仍然以“古模洋”来代替创造。直到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出现，才在创造上有了一些突破，但更大的超越仍然没有实现。

到了1956年后，又出现了：“舞蹈必须在民族、民间舞蹈的基础上发展。”这一口号，它很快变成官方的指令，阻碍了舞蹈的创造性发展。随后即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舞蹈在舞台上最后只剩下《白毛女》与《红色娘子军》等几个舞蹈剧目，真正变成了一花独放。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舞蹈的创作才得到了解放。舞剧《丝路花雨》的成功创作，第一届舞蹈比赛的累累硕果，使中国舞蹈家扬眉吐气，又显示出新的方向和力量。

以上的事实证明，事物在发展中是有曲折的，新的“封锁”、“禁令”都不会善罢甘休的，仍然要和新的、科学的思想进行斗争。有些舞蹈创作很不错，在观众中也有很好的评价，但是却只能归入“中国舞蹈”之外，受到“另册”的待遇。这种划分到底有什么理论根据呢？评价舞蹈的标准是什么？看来都十分模糊。在理论问题上没有新的突破，因此“封锁”和“禁令”便使舞蹈家不敢于超越。

艺术，同样需要有自我超越的能力。理论应是走在实践的前面，更不是画出条条框框捆住人们的双手。当舞蹈进入当前改革的新时期时，舞蹈的创作在整体化的观念上加以新的研究，否定封闭僵化的思维，扩大研究的空间尺度，以开放性与多样化的

舞蹈创作为研究舞蹈创作理论的重点，并注意与边缘学科的联系与比较，使舞蹈创作理论沿着科学化的、系统化的新方向前进。

五、强化现代意识和典型的塑造，是舞蹈创作突破陈旧的关键

我国目前不缺少舞蹈创作的人材，但在新时期到来之时，确感到还缺乏优秀的舞蹈耕耘者。能够创造出在观众心灵上产生巨大艺术冲击力的舞蹈作品，如同史诗般的、代表国家和民族最高功利的舞蹈作品并不多见。尽管近年来舞蹈创作的数量与年俱增，然而创作水平没有很大的改观，新的舞蹈节目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仍处于胶结的状态，这是不可回避的现状。

当然，我们对舞蹈发展不应随意提出不切实际的设想，可是要有推动舞蹈历史发展总进程的表现，这需要舞蹈家去努力创造。

当整个时代还处在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某个“螺距”上时，若让我们舞蹈家必须对现实作出高层次的判断，那未免强人所难了。因为民族史诗式的舞蹈作品，是富有历史深度与广度的作品，即使才思敏捷、聪慧过人的大艺术家，也需要不断的去攀登历史的认识阶梯，才能完成这一艺术使命。

舞蹈创作毕竟还是随着生活流程前进的，它总要沿着生活流程的运动和自身的力量，不断地发展着。胶结的状态并不是一种天然合理的现象，我们舞蹈三十五年发展的情况正是如此。为了使舞蹈在我们生活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有两个问题恐怕需要舞蹈家着力去解决：一个是舞蹈家现代意识的强化，一个是艺术典型的塑造。

现代意识在舞蹈创作中不是空洞、时髦的字眼，它是社会发

在创作阶段中所体现出来人的最高自觉。这种现代意识应是舞蹈创作的出发点。创作者要在历史阶梯的最高层次上观察当今的社会，对社会历史发展、政治经济模式、各种人际关系、民族精神道德、伦理等等所获得的最新认识和最新观念。无论是古典特色的、民族民间风格的、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舞蹈，如果创作者具备现代意识，就一定会从新的角度和多侧面来体现自己的新意识、新观念，从而激发当代观众的审美情感。舞蹈编导需要站在生活的前沿，用新的自觉意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去发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的、阻碍新生活前进的各种桎梏和陈旧的习惯，体现出当代革新者在沉重的压力下，奋力前进的精神，揭露现实中一切陈腐的现象，激越起人们对陈腐的对抗情绪。这种有独特效力的舞蹈作品，才称得上是时代的杰作，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如何用现代意识来对照过去的历史生活，是当前舞蹈创作中更值得编导们注意的问题。这几年舞蹈在反映古代生活方面，从数量上看一直占有最显著的位置。有些舞蹈家努力地在古代题材上寻找突破点，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对开拓舞蹈的新路无疑是一种贡献，也可以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舞蹈美的感受。但是我不免也要问，我们的舞蹈家面对现实生活这样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横向的去发展、纵向的去采掘呢？比如着重去寻找一些新的生活场景、新的故事结构，新的人物身影呢？舞蹈家在博采深掘的同时，不能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即舞蹈的职能。现代意识和审美情趣是一道通向观众心灵的桥梁，要点燃起观众的热情，舞蹈光有一种虚矫的新意是不行的。因这些作品往往初一看去，给人以新鲜感，但经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传达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仍然是陈旧的，这样观众就会感到不满足。

所以只有在舞蹈艺术中强化现代意识，才能有舞蹈职能的体现。首先创作者自身能自觉建立起新的生活观念，而新的生活观念，只能在我们不断变革生活中获取。事实上在我们迅速发展的现实面前，我